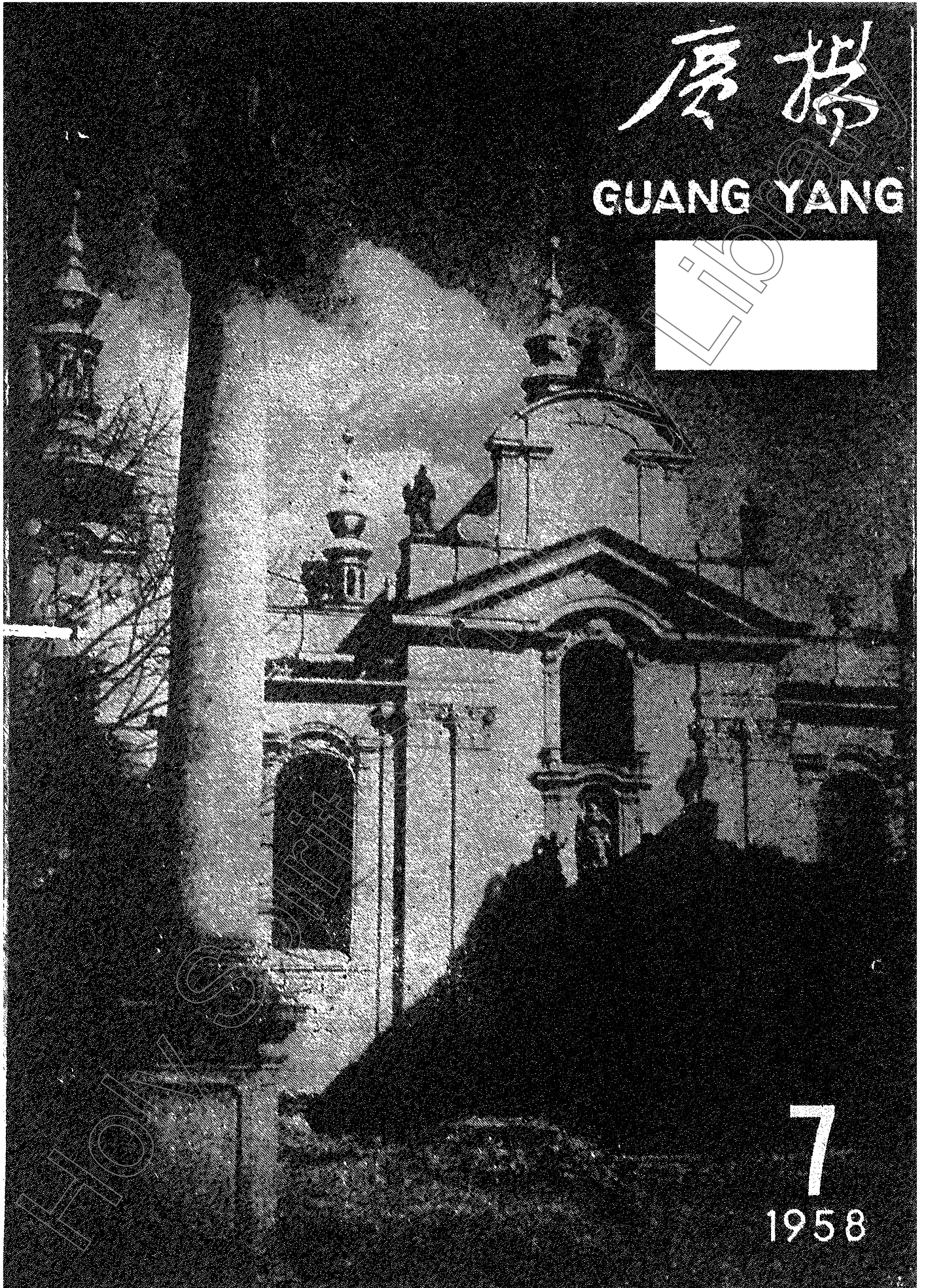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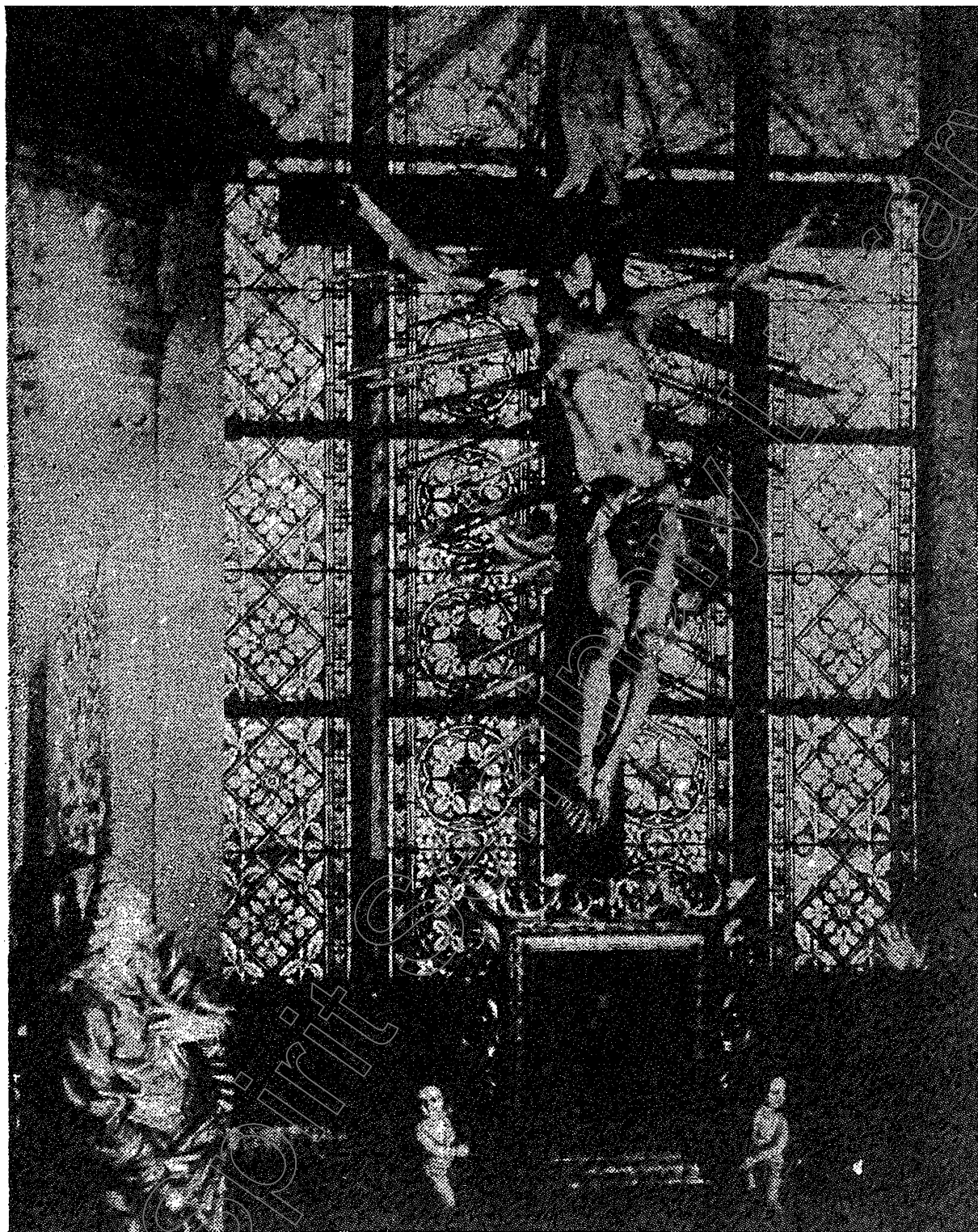
廣揚

GUANG YANG



7

1958



在今年2月17日至28日，天津市舉辦了一次“捷克攝影藝術展覽”。這裏，我們選刊了這次展覽會上的兩幅照片。

上圖：17世紀木刻的耶穌受難象

（卡列爾·伊欽斯基攝）

封面：一座鄉村教堂

（卡列爾·編席克攝）



1958年 第7期 (總第160期) 目錄

半月談：再談自選主教的問題.....	(2)
从“保教权”談到自選主教問題.....	袁意可 (6)
貫徹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精神，积极开展社会主义学习	
天津市举行全国會議傳達會議.....	(17)
广州教区选出陈亦新任主教.....	(21)
太原教区选出李德华任主教.....	(23)
河南省天主教友代表會議胜利閉幕.....	(24)
青海省代表會議胜利閉幕.....	(27)
各地傳達簡訊.....	(28)
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天津市傳達會議的決議.....	(29)
天津教区神长教友爱国公約.....	(32)
在大跃进浪潮中的各地神长教友.....	(34)
站在农业生产大跃进前列的王庆書修女.....	(36)
大跃进! (詩).....	郭樹民 (37)
我向人民請罪.....	赵振亞 (39)
耶穌傳.....	李德培 (46)

廣 播 (半月刊)

1958年第7期(总第160期)

1958年4月1日出版

定价：每册1角

訂 閱 价 目

編輯兼出版者

天津市天主教教友

3 个月 6 期 0.60 元

爱国运动促进会

6 个月 12 期 1.20 元

(天津市新华区四宁道9号) 1

年 24 期 2.40 元

印 刷 者

天津联合印刷厂

(外埠平寄不加郵費)

(天津市河北区复兴道90号)

(国外及挂号另訂)

天津市郵局新聞稿件零寄蓋付登報許可証第40号

再談自選主教的問題

自選主教，這首先是個政治問題，當然也是关系到聖教會切身利益的問題。因此，我們考察這個問題，也就必須首先有個正確的政治立場，這樣才不致迷失方向。

歷史上一貫維護剝削階級利益的羅馬教廷，對待選任主教的問題，從來是與政治問題聯系在一起的。教廷與帝國主義同流合污以後，為了達到控制教會作為帝國主義進行侵略的工具的目的，首先是控制着教會的人事權，把忠實執行帝國主義政治路線的人放在主教的位子上，以便宜於推行其壓迫、奴役勞動人民的侵略政策。

我們可以先從歷史上考察這個問題。例如在封建社會里，教廷任命歐洲各國主教，是必須接受封建帝王的干預的，有時帝王甚至还直接任命主教。資本主義興起以後，歐美各國政府又莫不把主教的選任視為國家主權以內的事，絕不許外國人去干涉或參與，教廷為此曾與許多國家訂有協定。很顯然，這都是基於政治上的原因的。至於對待殖民地國家里的主教人選問題，就變成更為明顯的政治問題了。教廷對殖民地教會主教的選任，歷來是聽從於帝國主義國家的驅使的。

在中國的情況就更為明顯。天主教傳入中國的三百多年中是一直沒有中國人當主教的，這是因為帝國主義把天主教作為侵略中國的工具，必須把人事權緊緊地控制在手中。因此，中國教會的主教人選，就成為各帝國主義國家垂涎覬覦的對象，它

們爭先在主教職位上擺上其本國人；而教廷也就不惜把主教聖職作為賣官鬻爵的招牌，與各帝國主義國家進行“交易”。過去所謂“保教權”，就是這種“交易”的產物。本刊本期轉載的袁意可神父所寫的“從‘保教權’談到自選主教問題”，對此問題敘述甚詳。我們願向讀者推薦這一篇好文章。過去中國教會的人事權竟掌握在葡萄牙人手中，外籍主教若不經葡國的許可亦不得來中國，就連教廷所委派的主教亦屬無效。這種離奇的現象，顯然在宗教道理上是找不出任何根據的。

教廷提升中國的神職人員為主教，是近三十年的事情。這是否是由於純宗教的原因呢？肯定不是的，如果我們仔細考察一下，就可看出政治原因是主要的。教廷在1926年第一次任命了6個國籍主教。這個時候，卻正是中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掀起反帝鬥爭高潮的時候，廣大中國人民正日益覺醒，就在教會中也不乏有志之士大聲疾呼地反對帝國主義；教廷恰在這種鬥爭緊要關頭任命國籍主教的用意何在，不是很明顯的嗎？這純粹是以任命幾個國籍主教緩和中國教友的反帝情緒，以便進一步控制中國天主教會為帝國主義充當侵略工具。同時，美國天主教勢力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逐漸滲入了中國教會的，在美國天主教進入中國以後，出現了國籍主教，這就使我們有充分根據，把這個問題與著名的美帝國主義“以華制華”的侵略政策聯繫起來。再看看教廷選任的主教的標準都是些忠於帝國主義、沒有民族氣節的敗類，如于斌之流，就更能使我們恍然大悟了。1946年教廷任命田耕莘為紅衣主教，也充分說明了這個問題。當教廷準備提升田耕莘為紅衣主教時，田耕莘便坐着美國軍艦先到美國，再從美國同斯培爾曼一起乘美國轟炸機飛往羅馬謁見教宗，蛛絲馬跡，不難看出其中底細。當時美國出版

的一家杂志上就曾指出，教廷选任田耕莘为红衣主教，是为了挽救国民党摇摇欲坠的独裁政权……。这就使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信奉”基督教的蒋介石却总是把田耕莘捧为“上宾”，直到去年二人见面时，蒋介石还指示田耕莘“早日策划大陆重光后，对天主教教务的推展”。原来这一切都是为了达到反动政治目的。

问题是摆得如此明显。为了维护我们祖国的独立、尊严，在教会的人事问题上，我们是不能任凭罗马教廷的摆布的。九年以来，被驱逐的帝国主义分子至今仍窃踞主教头衔，一百余教区正权一直任其缺位，这种难以令人容忍的现象，是不能再继续存在下去了。罗马教廷妄想以此手段要挟我们屈服于它的反动政治路线之下，还把反革命分子龔品梅等说成是“最称职”的主教，我们就必须以自选主教的正义行动来回答它，来击败它的政治阴谋！

自选后就必须自圣，这是我们应有的权利。也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在自圣的问题上，有的人还存在一些糊涂观念，他们钻在法典的死犄角里拔不出脑袋来，他们还对教廷抱有幻想，如提出主教选出应报请教廷加委后再祝圣，等等。也有的人顾虑重重，怕“裂教”，怕“绝罚”。这都是错误的。诚然，根据法典规定，祝圣主教要教廷批准加委，但是这应该是在正常的情况下，首先是罗马教廷自己切实遵守法典的情况下；而在目前，教廷基于反动政治目的，造成中国天主教会的畸形现象，已经严重地破坏了中国天主教会的利益，它自己就破坏了法典。如果有人还认为教廷可以改变它反对新中国的立场，幻想它会照顾中国天主教会的正当利益，那就无异于“与虎谋皮”，就只会扼杀了中国天主教的前途。至

于“裂教”、“絕罰”，更是无稽之談。我們自选、自圣主教是維護教会利益、照顧教友灵魂的正义行动，是符合天主圣意的，这是为中国天主教会办了一件好事，只应受賞，不当受罰。同时，許多地区选出主教后就通知了教廷，这也就說明了我們沒有否認羅馬教宗是圣教会的元首，何来“裂教”之說？我們既然沒有相反天主誠命，当然也就談不到“絕罰”，如果因此而遭受“絕罰”，这就是基于反动政治目的的“絕罰”，絕无服从的道理。

自选主教，这首先是个政治問題。因为羅馬教廷控制人事权为它的帝国主义政治路綫服务，所以我們就不能受它的約束。可以預料得到，教廷会拿出法典或甚么信德道理之类来压制我們的，但是無論法典或道理，都應該是維護广揚圣教的利益的，絕不應該解釋为可以取消主教、使天主教无法傳下去。何况法典是人为的法律，它的产生有其历史背景，它的行效有其局限性，我們不能泥守陈規而阻碍遵守天主的誠命。聖經上說：“民声即天声。”目前自选、自圣主教的声浪，全国到处宣揚，各教区选出主教的喜訊，接二連三地傳來，一次又一次地振奋人心。过去帝国主义对圣教会的把持宰割，曾严重地伤害了我們的民族自尊心，教廷的帝国主义政治路綫所帶給圣教会的灾难，也使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要作一个有志气有出息的中国天主教友，要靠了我們自己的力量把圣教会办好！这是全国觉悟了的天主教友的普遍的声音，也是中悅天主的声音。

全国的爱国爱教的神长教友們，我們要采取共同行动，都站在自选、自圣主教的斗争前列来，使全国所有教区都出現煥然一新的局面！

從“保教權”談到自選主教問題

南京教區句容本堂神父 袁 意 可

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決議中提出“為了祖國的利益，為了教會的前途，中國天主教會必須徹底的改變舊中國時代帝國主義帶給我們教會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狀態，實行獨立自主，由中國神長教友自己來辦”的方針，這是完全正確的，也是完全必要的。中國天主教開教三百餘年來，一直是處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狀態，帝國主義掌握着中國的“保教權”，包辦中國的教務，中國人對中國的教會根本沒有自辦的權利。實際上梵蒂岡教廷對中國的教務，若沒有帝國主義的同意，也是不得過問的。帝國主義把中國教會視作殖民地，所謂“保教”者，就是利用“保教權”，把教會當作它們侵略的工具。“保教權”給我們的國家和教會帶來了極大的災害。“保教權”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權利？它是怎樣緣起的？經過情況又如何？弄清楚這些問題，對幫助我們進一步認識中國天主教今天必須走獨立自主地自辦教會的道路，完全是必

要的。

一、中國“保教權”的緣起

自哥倫布於1492年為西班牙發現了新大陸，6年之後（1497—1498）葡萄牙的水師提督瓦斯考達加馬發現了經水道繞好望角通往印度之路。當時西、葡兩國便發生了這樣的爭論：“以後發現的新地，應歸誰來占領？”西班牙和葡萄牙都是信奉天主教的國家，所以就要求梵蒂岡教廷給以判斷。當時的教宗亞歷山大第六世為解決兩國的糾紛就出了一個詔書，把世界分成兩部分，並在亞速爾群島之西100例格①的地方劃了一道綫，規定以後在綫西所發現的尚未被奉教的國家所占領的地方概歸西班牙占領；在綫東所發現的地方則歸葡萄牙占領。從此以後，很多國家失去了獨立自主的權利，帝國主義的侵略則成為合法化了。他們可以任意滅亡別的國家，可以任意蹂躪異族的人民。在

这些区域内他们既然可以为所欲为，那么“傳教权”和“保教权”当然更不成问题。他们可以完全包办教会。

葡、西两国获得了这种权利以后，就提出了一个口号：“通商、归化、占领。”从此两国便分头去执行这种特殊的“任务”：西班牙向西发展，首先占领了墨西哥和秘鲁；葡萄牙向东发展占领了印度的果阿，继而占领马来亚半岛上的麻六甲，再一步是于1557年占领了我国^①澳门，并把这个地方作为葡萄牙“归化”中国的根据地。

印度、南洋群岛和中国既然都包括在葡萄牙的“占领”区域内，于是葡国就有了“占领”和“归化”这些区域的权利，换言之，葡国在教会方面也就开始握有了“保教权”，可以包办这些国家的教务。这就是“保教权”的由来。

二、“保教权”的内容

所谓“保教权”大致包含以下几种权利：

1. 发给来中国的傳教士护照；
2. 提名陞主教；
3. 若是教会发生了问题，可以代向中国政府交涉；等等。

三、在葡国掌握“保教权”的时代

当葡萄牙掌握中国“保教权”的三百余年間，凡来中国的外籍傳教士非經葡国的許可不得进入中国，就是已經僥倖进入了中国的外籍傳教士，葡国对他们也要用尽方法来阻撓和留难。在清政府順治年間，湯若望頗得帝寵，当时有许多人相信：中国有完全信仰天主教的可能。因此教宗于1658年8月17日派巴魯主教为华南代牧主教，以广东为中心点；1660年又派高陶林底为华北代牧主教，以南京为中心点。但因这两个主教都是法国人，受到葡萄牙政府的阻撓，均未到达中国。巴魯主教^②曾想繞美洲来中国，但也未获得西班牙政府的許可，只好又折回欧洲。

1696年教宗依納增爵第十二世又与葡国政府議定，澳门、南京和北京三主教座由葡国建立和維持。葡国得此三主教座，以为从此它的“保教权”就可以遍及全中国。同年，教宗又把中国划为十二个主教区并委派了十二个主教管理教务，但終因葡国之爭权而未能实现。

在中国与梵蒂岡教廷通使的間

題上，葡國也曾加以阻撓。在康熙年間，教宗格來孟第十一世兩次派使來中國，第一次在1704年派鐸羅主教來中國公布禁止祭祖敬孔之禁令；第二次于1720年派滿柴排爾排主教來中國為緩和因上項禁令所造成之緊張氣氛。但兩次通使均未能成功。據史家評論原因有二：

一、因為康熙皇帝願意在中國之傳教士服從他的權力，不願讓教宗的勢力伸入中國；

二、因為葡國對中國教務有專辦權，凡與葡國無利者便不願與梵蒂岡教廷合作。

因此葡國對教宗第一次所派來的使臣鐸羅主教就會加以迫害。1707年，鐸羅主教於南京宣布祭祖敬孔之禁令並令全國教士、教友“一體遵照無違”。康熙皇帝得悉後認為這是違反中國人數千年來的風俗習慣，就下了逐客令，並將鐸羅主教交澳門總督看管。葡國政府正因為鐸羅主教來中國事先未與葡國商量和未得到葡國的同意，為此乃將鐸羅主教監禁起來，鐸羅遂於1710年死於澳門獄中。

當時領洗進教的中國人已完全成了葡萄牙的順民，一切必須葡萄牙化，採取葡國的生活方式，學習

葡國語言，改換成葡國的姓名。特別是做神父的都有一個葡國姓名：如著名的墨井道人（編者按：即吳漁山司鐸）陞神父後，他的葡國姓名就叫作 A. Cunha。據“澳門記略”上有一段記事說：“其唐人約有兩種：一系在澳進教者，一系各縣每年一次赴澳進教者。其在澳進教者，久居澳地感染已深，語言習尚漸化為夷，但其中亦有數等：或變服而入其教，或入教而不變服，或聚兒女而傳子孫，或借資本而營貿易，或為工匠，或為兵役……”

雍正皇帝會下禁教之令的原因是：他怕人說他“不能繼承先帝之志”，又怕在京西方教士不能諒解其意。為此他召集在京的傳教士巴多明、馮秉正和費隱三人發表訓話，說明他禁教的原因。內中有一段這樣說：“爾等願我中國人盡為教友，此為爾教之所要求，朕亦知之。但誠思一旦如此，則我等為如何之人？豈不成為爾等皇帝之百姓乎？教友唯認識爾等。一旦邊境有事，則百姓唯爾等之命是從。雖現在不必顧慮及此，然荷千百艘戰艦來我海岸，則禍患大矣！”我們相信：這是因為雍正皇帝看見了教民變為外國順民的情況，所以不能不

提高警惕，下令禁教。他发表这训話后仅百余年，外国的軍艦果然借着“保教”为名而来我国海岸迫使我国訂立許多不平等条約，把我国变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言念及此，怎不令人感叹。

四、“保教權”过渡到法國的手裏

葡国掌握中国的“保教权”大約維持了350年之久。1838年，梵蒂岡教廷不顧前教宗亞历山大第六世的規定和葡国的抗議，把中国的“保教权”轉交給了法国，从此法国便成了中国教会的“保护人”，代替了葡萄牙在中国的势力。

其原因是：当时的法国在奉天主教的国家中是一个大国，实力最强，它的产业革命虽然落后于英国，但在十九世紀的五十年代間也有极大的发展。当时法国的国体是君主立宪制，国内局势虽未臻巩固，但尚称稳定。葡国是一个小国，到了十九世紀以后国势就大为削弱。它在海外的屬地已大都为英、荷諸国所夺取，国内資源缺乏，工业根本没有发展，而在1808年又曾为拿破仑所征服，它的王室流亡到巴西。在这种形势下葡国自願不暇，那里

还能再有力量来争夺中国的“保教权”呢？况且这时在中国的外国傳教士中，法国人已占大多数，法国人当然不肯“屈尊就卑”的接受葡国的“保护”。梵蒂岡教廷見到葡萄牙的国势已經一落千丈，而法国在海外的野心大熾，于是不念旧情，把“保教权”轉送給了法国。

五、在法國掌握“保教權”的時代

法国在中国开始执行“保教权”的日子，也正是中国人民遭受大灾难的开端。当时法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极微，它侵略中国就只好以“保教权”为借口，以教会为侵略的工具。1844年，法国援引“利益均霑”之說，强迫中国訂立黃埔条約，条約中規定法国得在英国所强迫中国开放的五个通商港口上設置教堂及医院以外，法国全权代表拉格尼要求中国政府取消自雍正以后一百二十年以来的教禁。当时清政府答应法国的要求，下令准中国人民自由信奉天主教，1846年又下令发还当初没收的天主教教产。

1857年，法国政府又借口馬奧斯丁神父在广西（西林）被杀案件与英国发动第二次鴉片战争。1858

年，英法联军攻入天津，清政府被迫投降，随后英法提出了无理的要求，强迫中国签订了中英和中法天津条约。在中法天津条约第13款中规定：天主教传教士，只要有外国领事发给再由中国地方官盖印的护照，就可到中国内地去传教，官厅必须极力予以保护，信教的不受任何虐待。法国政府以此为据，强词夺理，谓条约给了它“保教权”，从此一切天主教传教士，无论为教廷所派遣，或为侵略我国的各个国家的教会所派遣，都必须持有法国的护照。法国如此把持天主教，也就难怪人家有时称天主教为“法国教”了。

1860年，法国又强迫清政府续订北京条约，条约第6款规定：“应如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上谕：即颁示天下黎民，任各地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堂礼拜，且将滥行查拿者，予以应得处分。又将前谋杀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公之天主堂、学堂、坟地、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紮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当时充当翻译的法国传教士还在条约中私添了一条“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

便。”由于清政府昏聩无知，竟也糊里糊涂的在上面签了字。

1867年法国洪主教竟私制关防，移行四川省官员；1868年法籍主教胡縛在贵州擅送照会，保举道员，并胁迫清政府撤换地方官。1899年，北京的法国主教樊国梁还擅自与清政府总理衙门订立了关于教士待遇的办法。办法规定：“天主教主教与督抚平行，总司铎与司道平行，司铎与府县平行。”该办法还规定：“华官按照司铎等级，分别答拜。”同时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中还出现了一种以一省最高长官自居的“自称巡抚”的现象。这种在“保教权”庇护之下的“鑄用关防”、“保送道员”、“自称巡抚”的狂妄行为，已经足够说明外国传教士完全把中国当了他们的殖民地。依照1860年中法续订北京条约中“发还教堂”的规定，还发生了无数血泪斑斑的事迹。由于外国传教士有法国为他们撑腰，因而在江苏、江西、湖北、四川、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奉天等省都发生过教士以“还堂”为名义霸占民众田地和房产的事件。在不平等条约的情况下，外国传教士无辜屠杀中国人的事件亦常有发生，

如 1869 年在四川的外籍神父覃甫臣一次就屠杀了当地人民赵永林等 200 余人，在最后只是一走了之。此种情况，連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镇压太平军的劊子手曾国藩也看不过，他于同治九年（1870 年）上了一道奏折，把情形向同治皇帝奏道：“自中外通商以来，各国皆相安无事，唯法国以傳教一节，屡滋事端。即各教流傳，如佛、道、回等教，民間皆安之若素。……唯天主教，屡滋事端。非偏有爱憎也，良由法人之天主教，但求从教之众多，不問教民之善否，其收入也太濫，故从教者良民甚少，莠民居多。詞訟之无理者，教民則抗不遵断；賦役之应出者，教民每抗不奉公……。凡教中犯案，教士不問是非，曲庇教民；領事亦不問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爭斗，平民恒屈，教民恒胜，教民势燄愈橫，則平民憤郁愈甚。郁极必发，則聚众而群思一逞。以臣所聞：酉阳、貴州教案，皆百姓积不能平所致。虽和約所載，中国人犯罪由中国官治以中国之法，而一为教民，遂若非中国之民也者。庸懦之吏，既皆莫敢誰何；賢能之吏，一治教民，則往往获咎以去。”③

曾国藩的这段描述，說得很透彻清楚，只是他的解釋肤淺，仅顧到表面：他認為是教士“但求从教之众多”，而不知其中的故意濫收地痞流氓，故意“屡滋事端”，以便制造侵略我国的借口。如前面所說的广西西林教案，就成了法国联合英国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

这种为侵略制造借口的教案是不計其数的。仅从 1856 年到 1898 年的四十二年中間，有史可据的重大教案就有四十七件。在这四十七件重大教案中，牽涉天主教的有三十九件，占 83%。在有关天主教的三十九件教案中，牽涉到法国傳教士的有三十七件，占 95%。另兩件是：一件牽涉西班牙傳教士，一件涉及德国傳教士，就是山东鉅野教案，德国侵略者也曾以此作为借口强迫中国政府割讓膠州。

六、德、法爭奪“保教權”

帝国主义者看到利用“保教权”可以为自己的殖民主义获得更多的利益，因此在“保教权”問題上，帝国主义者之間就勾心斗角爭夺不休。

1879 年圣言会士来中国傳教，

1886年教宗將山东划分为南北二教区：南教区交圣言会管轄，委安治泰为代牧主教。来中国的圣言会士大都是德国人。自普法战争后德国成了胜利者，若要德国人受法国的保护，德国人認為是耻辱。为此，法国的“保教权”在山东南部就成了問題。1882年，德国駐巴黎大使就向法国政府提出了交涉。

德国本来是基督教占优势的国家，它的皇帝是奉基督教的。“鉄血宰相”俾斯麦又是排斥天主教的，并會制訂“五月律”，將天主教之政治权利剝夺殆尽，凡不服从当时德国政府命令的主教、神父严加处罰。圣言会的会祖楊森因在国内无立足之地就逃往荷蘭，在史塔依尔地方創办了圣言会。在这里人們就要发問：一个在国内迫害天主教的基督教政府，为什么又偏要“保护”在国外的天主教呢？

要知道，德国本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它在掠奪殖民地方面已大大的落后于英、法两国，所以就急想赶上英、法。这时适有德国探險家回国后向政府叙述了英、法等国的傳教士在发展殖民地方面所起的作用。俾斯麦遂一反其往常排斥天主教的态度：廢除了“五月律”，

而且制訂了“保护”与“培植”天主教傳教士的“修会新法”，并在德国主教年会上議决：要以史塔依尔圣言会会院为模范，在国内另立六个修道院培养傳教士，以作侵略的先鋒。为了达此目的，必須首先夺取法国在中国的“保教权”。从此德国傳教士們就处心积虑的在“保教权”問題上对法国进行破坏。

北京北堂第一次建筑是在1703年完成的，原址在中海西畔，地名叫蚕池口。这堂于1827年被銷毀。第二次建筑于1866年，是法国政府为紀念中法天津条約而用公款建成的。該堂长十五丈，寬六丈四尺，有左右二鐘塔，高聳云霄。每日过午，日照塔影倒落于宫廷之中，再則每逢瞻礼主日，教友唱歌唸經之声，喧嚷聞于宫廷，使宫廷中之人不觉忆及1860年的敗績而感莫大之耻辱。慈禧太后为此大为不悅，極欲設法除去此塔，因此乃有迁移北堂之議，但又不敢直接向法帝国主义交涉。当时德国駐京公使普蘭特（天主教徒）采悉此事后，便向李鴻章献策說：“管理此堂的味增爵会士都隶属于羅馬教宗，若欲迁移教堂，可以与羅馬教宗直接交涉，但是中国与羅馬教廷并无外交关

系，必須先請教宗派使節駐在北京，讓他直接來管理教會，事情就好辦了。”清政府正因“保教”之事受盡法國的壓迫，大傷腦筋，遂決意採納德使的建議，並命稅務司德璣琳派英人英士敦若翰攜旨往羅馬交涉通使問題。當時由於英、意、奧等國對法國之壟斷“保教權”都不滿意，所以都願暗中相助，希望能夠成功此事。羅馬教廷對清政府此舉當然表示歡迎，教宗遂批准遷移北堂並允派使駐節。

這時法國感覺它的“保教權”已出現了“朝不保夕”的危險，不能不採取對策：一方面，它表示遷讓北堂可以商談，但反對教廷派使。另一方面，法國外交部長富利西奈訓令法國駐羅馬公使白亨向羅馬教廷提出抗議，謂“羅馬如派使節駐北京，就是有傷法國的特權。羅馬教廷與中國素無外交關係，法國代替羅馬教廷訂立保教條約，保護在華傳教士已經多年。羅馬教廷若直接往中國派遣使節，各國將另立教宗而擁戴之。羅馬教廷若是這樣做，法國的‘保教權’固然受到破壞，而教宗之地位亦將喪失。”

根據這樣理由，法國反對羅馬教廷派駐使節，羅馬教廷不敢拂其意，

派遣使節問題遂宣告中止。④

但德國並不因失敗而死心。1887年，山東南部主教安治泰回到柏林後作了德國政府的上賓。德皇威廉二世曾說：“天主教士安治泰回到柏林時常作我的賓客，他以中國各項事情報告給我。”首相俾斯麥當然也予以接待，厚禮相加，並向安治泰提出保證：“今後德國要極力保護傳教事業。”同時還計劃好了破壞法國“保教權”的實際方法，就是德國政府在山東南部要自己提名陞主教。隨即，德國政府就保舉了韓宇嵩（德國海軍隨軍司鐸）為將來的繼任主教。從此法國在中國的“保教權”之一部分就為德國所破壞。1888年，清政府承認了德國在山東南部的“保教權”，自那以後，德國傳教士來中國就不再向法國公使領取護照而由德國公使自行發給。至1891年，羅馬教廷也順水推舟地承認了德國對其本國傳教士有保護權。因此，1898年發生的山東鉅鹿教案，德國遂直接同清政府交涉，並強迫我國割讓膠州灣。

七、法國“保教權”的結束

數十年來法國所壟斷的“保教權”在山東雖然一部分被破壞，但

在其他各省仍完整如故，未有改变。法国的“保教权”一直保持到1906年。在法国第三共和国时代，政府因与本国的天主教会尤其是耶稣会在权力上发生争执，遂于1905年宣布政教分离。从此以后，法国政府不但不再积极“保教”，而且还曾一度与罗马教廷断绝了邦交，于是教廷遂自派传教士而不再用法国护照。翌年（1906），法国公使又正式通知清政府，声明此后只保护本国的传教士。但法国并非真心放弃“保教权”，待内部政教分离的风头一过，它又野心复熾地企图恢复旧日的势力。

事实上，法国的“保教权”虽然在名义上是取消了，但它仍阴魂未散而遗毒犹存。外国传教士依然把中国人民看为劣等民族，并认为中国神职人员只配居于辅佐地位而没有陞主教的资格。1912年，文贵宾（法籍主教）等四个帝国主义分子就曾联名上书教廷，诬蔑中国人民是“猪”，中国神职人员都是“愚钝昏聩”，根本就没有陞主教的资格。在解放前夕的天津教区，当赵振亚神父升任为付主教以后，外籍神父竟说：“中国人不准称付主教，只能称总本堂。”三德里本堂

荷兰籍神父宁守道更明目张胆的说：“我不听赵振亚的命令没有罪，因为赵振亚是中国人，我是外国人！”当时在中国共有二十个总主教区，但中国人担任总主教的只有三人；全国有一百卅多个主教区，而国籍主教却只有廿余位，并且还仅有其名而无其实，教会内的一切主要职权，仍然是掌握在外国人的手里。

八、從“保教權”談到 自選主教

根据以上的一些点滴史实来看，我們可以清楚地認識到：

（1）天主教在中国的傳播和殖民主义势力在中国的擴張是一脉相通、声气相連的。天主教一开始傳入中国，就受了帝国主义的利用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它給我們祖国和人民帶來了无穷的災禍，也給中国天主教帶來了莫大的損失。而罗马教廷对此情况則一直是助紂为虐的。

（2）中国天主教的大权一直操縱在帝国主义手里。中国天主教、中国神职人员和教友一直受着帝国主义者的“保护”，中国人信奉了天主教，就必须洋化，就要换

上外国姓名，这正如天津張济众神父說的：“多了一个教友，就少了一个中国人。”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呀！我們能說中国天主教不是长期处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之中嗎？

(3) 中国天主教的主教不仅中国人不能担任，而且中国政府也不能提名和批准，而是由侵略中国的各个帝国主义政府来提名和批准，由那些帝国主义分子来担任。这真是中国人民的莫大耻辱，也是我們中国天主教友的莫大耻辱。

解放以后，中国人民打倒了三大敌人，結束了祖国百余年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状态。但是我們的教会情况又是怎样呢？解放九年来，中国天主教还没有能够和祖国的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新形势相适应。帝国主义的势力和帝国主义分子虽然都被中国人从中国的土地上赶了出去，但过去在中国天主教內窃据了领导职务的一些所謂“主教”們，竟把他們在中国的主教地位和主教名譽也“帶跑”了。以前帝国主义分子們所管理的教区現在全都是代理主教，而梵蒂岡教廷不但不从中国天主教会的利益着想来增加国籍主教以管理中国教务，相反的却倒

行逆施地把中国主教的地位和名譽仍給那些被中国人民驅逐了的帝国主义分子們紧紧地保留着。試問：这些个教区的代理主教还在代理着誰呢？难道还要代理那些百余年来騎在中国人民和中国天主教的神长、教友头上并曾严重地損害过我們祖国和我們教会利益的帝国主义分子嗎？还等待他們卷土重来嗎？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是决不能容許在祖国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土地上还存留着这样一个半殖民地的天主教会的。为此，中国的神职人員和教友們必須坚强的站立起来，彻底改变中国天主教过去和目前尚存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状态，以求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地自办教会方針的完全实现。

事实很明显，中国天主教只能由中国籍的爱国爱教的神长来掌握大权和广大教友一起来办理。我們再也不能容許帝国主义来提名或批准中国主教的現象还在今天重演！中国主教應該由中国神长自己来选，来圣！在这方面我們有完全自主的权利。

①一例格約合三英里。後來西班牙自勵將這綫又向西讓了二百七十例格。

②巴魯主教後來同羅文藻主教於16

76。

77年來中國。

④見白亨著：“教宗良第十三與俾

③見“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

斯麥”一書。

編者按：本文原載江苏省天主教友爱国会出版的“会訊”第2号。轉載时我們在文字上作了一些訂正。

蚌埠教會的新氣象

蚌埠市天主教会，在周益齋代主教的领导下，大部分神职人員的爱国主义觉悟普遍提高，因此，在教会內不断地出現了新的气象。今將从57年以来的事例介紹如下：

57年丰收时，市內机关群众到郊区帮助农民兄弟搶收，教会人員除老年人外，全部自动参加。当种麦时期，天久不雨，全市人民为了爭取58年的大丰收，进行了抗旱运动，教会人員又都积极参加。当全市人民开展义务劳动时，教会人員又积极地出勤三次，参加挖土劳动。

对于政治学习，他們也是积极的。如聶芳德修女在联合診所工作，每逢星期一休息。她宁願不休息，也要参加学习；陈利貞修女除参加定期学习外，还要求爱国会每星期給她們修女講述每週重要新聞。对社会事业，神职人員也都积极参加，如崔秀金修女除做好教会事务外，自动要求在居民委员会作基层工作和扫盲工作；譚玉心修士除担任飼养奶羊外，也自动地参加了扫盲工作。

最近以来，全国範圍內开展轟轟烈烈的除四害、講卫生运动，教会人員做得更起勁。如：为了挖蛆蛹，在粪堆附近吃飯，并且是吃涼饅，喝开水；为了捉老鼠，跑了一二十里路，中午也是野餐。为了清洁卫生，周益齋代主教亲自下手帶头，把自解放以来从未打扫的房間全部翻箱倒櫃，清理一遍，作到室內外窗明几淨。

57年秋季，爱国会为了响应政府号召，使沒有考取学校的青年教友能有学习机会，发动了二位高中毕业的青年教友，計劃开办补习班。由于教会大力支持，房子和傢具等得到解决，因此，补习班很快的开办起来。本年春季，爱国会計劃办一所幼儿园，教会又能主动地表示贊助，因此，这个幼儿园不久即可实现。（陆蘊輝）

貫徹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精神 積極開展社會主義學習

在社會主義教育及反右鬥爭勝利基礎上

天津市舉行全國會議傳達會議

通過重要決議並訂出了愛國公約

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及反右派鬥爭勝利的基礎上，天津市於3月14—15日召開了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傳達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天津市全體神職人員、修士、修女及各堂教友代表等共654人。

會議聽取了津市愛國會主委李德培付主教所作的“關於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情況和決議精神的傳達報告”，和張濟眾付主教代表天津市天主教社會主義學習領導組所作的“關於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及反右派鬥爭的報告”。

張濟眾付主教在報告的開始時說，天津市天主教所進行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在全國人民進行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浪潮中展開的，在中國天主教友代表

會議的有歷史性的重大決議精神的引導下，勝利地進行了反對羅馬教廷的帝國主義政治路線及教內右派分子的鬥爭”。他說，“在這次運動中，我們徹底地揭露出羅馬教廷的反動政治面目和它一貫奉行的反動政策，也徹底揭露了隱藏在教內的右派分子的種種罪惡活動。通過了聲勢浩大的群眾鬥爭，清算了羅馬教廷的帝國主義政治路線，摧毀了天津教區反動集團及徹底打垮了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鬥爭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它深刻地教育了我們，使我們辨明了政治上的大是大非，提高了社會主義覺悟，堅定了人民立場，信心百倍地走反帝愛國、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道路。”

張濟眾付主教接着報告了津市

天主教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过：“在全国会议胜利闭幕以后，天津市神长教友即积极地投入了以贯彻全国会议决议精神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学习是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式进行的。从去年9月开始，经过为期两个月的摆事实、讲道理的說理斗争，彻底澄清了神长教友们在两条政治路线斗争上的种种混乱思想，反复、深刻地讨论了中国天主教会与罗马教廷的关系问题。”在讨论中，由于彻底揭露了罗马教廷一贯奉行反动政治路线的大量事实，暴露了罗马教廷的反动本质，因而“大家一致坚决表示，中国天主教会必须与罗马教廷割断政治上与经济上的关系，必须反对罗马教廷利用宗教形式所进行的阴谋破坏活动，中国天主教会必须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另外也讨论了全国会议“对罗马教廷否认上海教区合法代理主教张士琅的抗議”，大家一致认为“罗马教廷的命令是无效的，一致表示坚决支持张士琅代主教”。

张济众付主教指出，“在讨论罗马教廷的关系问题上，曾引起激烈的爭辯。有少数忠实执行罗马教廷反动政治路线的人们，以种种借

口为教廷的反动立场辩护，也有一部分人由于过去长期受帝国主义毒素麻醉，善恶难辨，是非不明，因而在思想上出现了一时的混乱。经过反复的摆事实、讲道理，那些思想認識不清的人都彻底的觉悟过来，坚定了人民的立场；而那些坚持罗马教廷反动立场的人在事实面前被駁斥得张口结舌，理屈词穷，陷于非常孤立的地位。”

张付主教的报告接着谈到了天津市教内反右派斗争的经过。他说：

“在批判罗马教廷的帝国主义政治路线时，许多神长教友都联系了天津教区的实际情况，揭露了天津教区反动集团一贯忠实地执行罗马教廷的反动政治命令的种种破坏活动。大家一致认为天津教区的反动势力严重地危害了国家利益，同时也给教会带来不应有的损失，纷纷表示不能容忍这种情况继续存在下去，要求清算这个反动集团的罪行，这就使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朝着更深入的方向发展起来。”

接着，张付主教继续述了天津教区反动集团的罪恶活动，特别指出，“这个反动集团一直受着天津教区宗座总呷赵振亚的积极支持”。他并指出，这个反动集团在全国

會議閉幕以後展開了對社會主義學習的破壞活動，他們一面造謠中傷思想有所轉變的神長，一面對堅持反動立場的分子喝彩撐腰；尤其猖狂的是，在去年12月1日，反動集團骨干、右派分子何蘭化在西開總堂借講道為名，公然破壞全國會議，叫囂“一切必須服從教宗”。張付主教說：“這是天津教區反動集團向反帝愛國運動又一次凶猛的反撲，當即激起了全體神長及廣大教友的極大憤怒，風起雲湧地展開了猛烈的回擊。從12月初開始，對右派分子何蘭化進行了嚴肅的說理鬥爭，並追出了天津教區反動集團，又揪出了右派分子楊讓、任若石及回如愚。”

張付主教報告了右派分子楊讓、任若石、回如愚的反動罪行：楊讓奉趙振亞之命打入大修院充當“坐探”，對大修生百般控制，以當“神師”、“訴心”為掩護，灌輸反動毒素，打擊誹謗愛國神長，甚至於卑鄙地以大量的金錢收買、誘騙修生，供其驅使；此外，還與反革命分子徐熙鐸勾結，密謀篡奪遣使會的領導權，從事反動活動。任若石咒罵積極參加勞動生產的教友是“不要靈魂了”，任意改變彌

撒、降福的時間，有意識地破壞郊區的農民教友下地生產及教友子弟的學習。回如愚一貫反蘇、反共，經常鼓吹第三次世界大戰，破壞歷次運動，誣蔑宗教政策，甚至惡毒地辱罵人民領袖。

張付主教接着報告了鬥爭的經過：自從去年12月開始對何蘭化的鬥爭以來，“群眾的眼睛越來越亮，分析能力越來越高，鬥志越來越旺，火力越來越強。”群眾鬥爭的威勢，迫使這個反動集團中的骨幹分子，不得不脫離對反動集團的依附，站到人民方面來，揭發出這個集團的大量罪行。其間，又有反動分子向覺悟過來的神長們投寄匿名信，進行恐嚇；但是這種無恥的恐嚇，不但沒有嚇倒站起來的神長們，反而更加堅定了他們的立場，鬥爭意志更加高漲起來。終使反動集團陷入眾叛親離、四面楚歌的境地。同時，在鬥爭的高潮中，也吸收了大小修院的修生和一部分修女參加了大會。他們受到了群眾鬥爭的啟發，也紛紛表示與反動集團劃清政治上的敵我界限。最後，反動集團的首要以及右派分子何蘭化、任若石、回如愚等，都紛紛表示繳械投降，交了自己的罪行。

反击天津教区反动集团及右派分子的斗争获得了辉煌的胜利。

張付主教最后說：“这半年来的学习和斗争，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毕生难忘的。这是一次极为深刻的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它更坚定了我们拥护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讓我們与全国人民步伐一致地沿着社会主义大道胜利前进！”

在張付主教报告后，天津教区宗座总理赵振亞，右派分子楊讓、何蘭化，依次在会上作了自我检查发言，当众承認了自己的罪惡，向人民請罪。（赵振亞发言摘要見第39頁）

許多神长、修士、修女和教友在大会上发言，一致拥护上述两个报告和全国會議決議。許多在工作崗位上的教友在发言中提出保証，要以工作和学习上的大跃进，来贯彻执行全国會議決議，并向其他教友作友誼的戰挑。如：天津第一医院的全体青年修女及青年教友以拥护全国會議決議、比立場、比思想进步、比干劲，向中心妇产科医院和第二中心医院的修女、教友們提出了挑战；中心妇产科医院的全体青年教友們随即应战，并提出爭先

进、比干劲、打破八小时工作制，加强政治学习，密切联系各界青年，争取做一个又紅又專的人民医务工作者的保証；各堂青年教友李艳琴等36人提出（1）站稳爱国主义立場，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决贯彻全国會議決議，（2）积极参加各項政治理論学习，（3）在各个不同的工作和学习崗位上，拿出青年应有的朝气，鼓足干劲，克服困难等保証。天津教区大小修院的修生也以認真执行全国會議決議、与羅馬教廷割断政治經濟联系、加强政治学习、踊跃参加社会活动、密切联系各界青年等保証，向全国各地修院提出了挑战。会场空气极为热烈。

最后，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天津市傳达會議的決議”（全文見第29頁）和“爱国公約”（全文見32頁）。

會議期間，天津市人民委員婁瀛先秘書长和市人委宗教事务处閻鉄处长应邀到会講話。他們祝賀天津市天主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勉励全体神长教友在反帝爱国、独立自主的道路上胜利前进。

廣州教區選出陳亦新任主教

廣州教區神長，已于3月5日，在廣州市石室主教府投票選出了付主教陳亦新為廣州教區正權主教。

自從2月5日廣州市公安機關依法逮捕反革命分子鄧以明以後，廣州教區的神職人員和廣大教友經過了近一個月的學習，政治覺悟有所提高，深刻認識到廣州教區的領導職位，過去為帝國主義所豢養的奴才鄧以明所竊據，他忠實執行梵蒂岡的反動命令，不但嚴重危害了國家，而且也玷污了教會。為了擺脫帝國主義的控制，割斷同羅馬教廷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關係，貫徹中國天主教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方針，紛紛表示一定要自選主教。

選舉是經過神長和教友代表在3月3日集會，進行反復的磋商、研究以後舉行的。3月4日下午與會的全体神長推選了連明德、劉謙常、黃鳴潮、譚干超、吳球光五位神父組織選舉主教委員會，并由委員會主任連明德神父主持神職人員會議，就選舉主教的意義和若干具體問題，展開深入討論，做到各抒己見，一致認為必須同羅馬教廷划

清政治上的敵我界限，在目前選舉主教是完全適時的，符合廣州教區廣大教友的願望，當即決定于5日上午舉行選舉。

屆時24名神長齊集于主教府內，并有教友300多人聞訊前來觀禮。選舉時，由劉謙常神父檢票，吳球光神父唱票，黃鳴潮神父記錄。當投票結束，譚干超神父宣布陳亦新付主教以22票當選為正權主教後，會場熱烈鼓掌。接着由顏適然、陳惠民、吳蔭漁、呂明廣四位老神父陪同新任主教在耶穌聖心象前宣誓就職，連明德神父受全体神長委托，向新主教獻上權戒，神父和教友代表十余人亦趨前獻花。是時炸炮齊鳴，到會神長教友无不歡欣鼓舞。

廣州神父劉謙常和佛山神父劉德真，分別代表市內外神職人員致賀詞。劉謙常神父說：“自選主教，是教區的一大喜事。陳主教當選，是全体神父和教友反復多次商討所得出的結果。今後在新任主教的領導下，我們一定要做到愛國愛教，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劉德

真神父說：“处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大跃进的时刻里，天主教会也必須坚决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对教会人事的支配，維護独立自主的尊严。自选主教是广州教区历史上的創举。我們今后一定要热爱祖国，做一个爱国爱教的神职人員，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和六亿人民团結一致，迈步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广州市天主教友爱国会筹委会主任陈志雄也代表全市教友在祝詞中表达了教友繼續深入开展反帝

爱国运动的意願。

新主教陈亦新在宣誓就职后講話。他号召全教区神长群策群力，站稳爱国立場，反对帝国主义利用教会侵略我国的阴謀。他

說：“自知德才菲薄，責任重大，感謝大家爱戴，推选我为教区正权人，今后一定要依靠全教区神长教友的协助，共同把教会办好。我許願一定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和大家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真正做到爱国爱教，严防帝国主义企圖繼續利用教会，危害祖国，危害人民，玷污教会。”陈亦新主教并当场宣布任命一批神长的职务。在新主任教宣誓就职之后，神长和教友紛紛步至新主教膝前，恭吻其手

上所戴的权戒。下午到主教府向新主教道賀的教友絡繹不絕。傍晚，由新主教主持，在石室天主堂举行了隆重的謝主大降福。

(陈方)

皮漱石總主教電賀陳亦新主教

广州教区神父自选了陈亦新当正权主教后，各地的神长、教友的賀电、賀函如雪片飞来。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主席、东北教省总主教皮漱石也特电祝賀。电文如下：

广州市石室天主堂陈亦新主教：

欣悉你当选为广州教区正权主教，我謹代表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你致以衷心的拥护。我們在祈禱中将不断的恳求仁慈的天主降福你在今后的工作中，尽好善牧的重任，清除邓以明的反动影响，并发动全体教友积极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設，及坚决独立自主，办好教会。祝神形康泰！

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主席 皮漱石
东北教省总主教

太原教區選出李德華任主教

3月5日開幕的太原市天主教友第三屆代表會議到8日勝利閉幕。會議期間，與會代表對羅馬教廷無理控制中國天主教的主教的人選，表示了極大憤慨。在討論中，徹底揭露了羅馬教廷的反動面目，認清了它的反動本質。一致表示要與羅馬教廷割斷政治上與經濟上的一切聯繫，並要堅決地實現獨立自主、自辦教會；並由太原教區全體神長選出了德才兼備、愛國愛教的李德華代主教為教區總主教，結束了118年帝國主義的奴役和控制的歷史。

3月7日晚6時，全體神長身著白衣，恭集聖堂，唱“伏求聖神降臨頌”後，在聖體台前開始了莊嚴隆重的選舉儀式。參加投票的神長共23人，結果李德華代主教以22票當選為太原教區正式主教。當場由諮議長邢化民神父征詢了當選人意見，李主教表示願為天主光榮與靈魂的利益而肩負重任，諮議長歡喜答稱：“感謝天主。”在悠揚的琴聲伴奏中，唱起“讚揚天主聖歌”。接着，李主教手按聖經，宣

誓就任太原教區正權主教職務。誓詞略稱：“在當信當行的教義教規上，服從教宗，但要與羅馬教廷堅決割斷一切政治經濟聯繫，今後要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帶領太原教區神長教友，一心一意地走社會主義道路。”此時諮議長邢化民神父代表諮議會向李德華主教獻上權戒和杖。李主教身著主教禮服，走上寶座，接受了神長們的親權禮。禮畢出堂，男女教友擁上親權，求主教降福。

9日（主日），太原天主堂熱鬧異常，呈現了一片歡樂氣象。早9時由李德華主教舉行了首次主教大禮彌撒。彌撒中由張信神父講道，他說：“現在到了自選主教的時候了，八、九年來羅馬教廷堅持帝國主義分子、反革命分子當中國天主教會的主教，企圖繼續利用中國天主教做它破壞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工具，這是毀滅中國天主教的罪惡陰謀，我們必須予以沉重的回擊，實行獨立自辦，以保障中國天主教會的光明前途。”正午12時舉行了盛大的慶祝大會，政府首長與

朔县、汾阳、榆次、潞安、新絳等五个教区的代理主教亲来参加。大同教区代理主教郭印宫和山西省天主教友爱国会以及其它许多教会单位，纷纷来电来信，表示热烈祝贺。政协山西省委员会支应遼付主席、太原市人民委员会刘舒侠付市长在庆祝大会上讲了话。他们除表示祝贺太原天主教会获得了独立自主、自选主教的胜利外，并勉励天主教友与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汾阳教区代理主教閻培仁、代表朔县等五个教区，向李总主教与太原教区全体神长教友

表示衷心的祝贺和支持，他说：“太原教区是山西省天主教会的‘首席教区’，继成都、苏州、济南三教区之后，山西太原首先选出首任国籍主教，给我省天主教各教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要向太原教区学习。”太原教区神长、教友、修士、修女相继致词祝贺，教友儿童献了花，一致表示要在李总主教的带领下，团结一心，共同办好教会，今后要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在爱国会的协助下，争取早日自圣主教。

（太原市爱国会通讯组）

河南省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勝利閉幕

駁倒了右派言論，成立了省愛國會，確定了
獨立自主、自辦教會、自選主教的方針

河南省天主教友代表會議，自本年1月9日至3月5日在郑州市举行。會議前举行了5天預备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代主教、神父、修士、修女和教友122人。

會議期間，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听取了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各項傳達，并邀請中共省委统战部田付部长、省人委蔡秘書長

講話。會議主要内容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貫徹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精神和決議。

代表們就几个根本重要問題，进行了大鳴大放，并热烈地展开了大爭大辯。絕大多數的代表提出：中國天主教友必須衷心拥护共产党的領導，走社会主义道路，愛社会主义祖國是我們的天職，中國天主教會的前途和国家人民的命运是緊

密地結合在一起的；要繼續深入開展反愛國運動，同羅馬教廷堅決劃清敵我界限。但以馬昌仁（原河南總修院院長）、郭好信（衛輝教區代主教）、靳德辰（南陽教區代主教）、田樹聲（駐馬店教區代主教）等為首的右派集團，借口“宗教信仰”、“榮主教靈”、“教規教義”，向代表們進行了惡毒攻擊，散布了一系列的反動言論。他們說“教宗的一切措施都是為榮主教靈，我絕對服從”；“愛國會是政府消滅教會的工具，愛國會是裂教的，我堅決反對”；“教宗反對共產黨，是因為共產黨不信神”。他們還惡毒地攻擊政府的宗教政策和肅反政策，把反革命罪魁魏品梅逮捕的問題說成是“宗教問題”。右派分子郭好信為依法逮捕的反革命分子牛金祥、劉良喊冤，說他們是“好人”，企圖翻案。他們公開的叫囂“北京會議是裂教”。

這些右派分子為了實現其罪惡陰謀，利用一切機會進行秘密串連活動，亦曾多次召開秘密會議，匯集情況，研究對策，並訂出了“打擊進步，爭取中間，團結落後”的惡毒方針。利令智昏的右派分子們曾狂妄已極地說：“我們的力量很

大，這次會議的結果將是不歡而散，不了了之。”他們向党向人民進攻，妄圖推翻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決議的陰謀，是蓄謀已久的。早在北京會議期間，就四出活動，打探消息，勾結串連。此次會議前，以馬昌仁為首的總修院內右派集團，為破壞這次會議，曾停課五天，針對着會議要討論的反帝愛國、教廷的反動政治立場、獨立自主等重大問題，研究製出進行破壞的荒謬言論，打成拉丁文和寫成中文，派人出去散發，並又帶到大會上來。

右派分子們顛倒黑白的荒謬言論，有組織、有計劃、有步驟向會議的進攻，激起了代表們的憤怒。大家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向他們展開了堅決嚴肅的說理鬥爭。代表們以教廷從事反動政治陰謀活動的大量事實駁倒了右派分子所說的“教宗無政治立場”的謬論；並以馬昌仁聖黑神父、秘密接受外資津貼、煽動其他教區神長退出愛國會等反動罪惡，戳穿了他們在口頭上“擁護人民政府，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假面具，暴露了他們反黨、反人民、反對社會主義的反動真面目。

代表們以亲身体驗到的事实，在发言中指出：解放前，国弱民貧，受人欺侮，人民的生活是飢寒交迫，性命是朝不保夕。中国神长在自己祖国土地上传教，位列三等，如寄人籬下，有苦难言。国民党反动派对教会蹂躪摧殘，教会毫无保障：在郑州，一个国民党軍官，一下就拐跑了兩位年輕修女；洛阳大堂鐘楼，就是被国民党軍 206 师和帝国主义分子同意炸毀的。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全国人民走上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大道，生活提高，人民是国家主人。我們的信仰和宗教生活受到尊重和保护。政府帮助教会整修圣堂，解决神职人員和修女教友們各方面的困难。我們从爱祖国爱教会的良知出发，衷心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

經過一个多月的反复爭辯，代表們把右派分子的各种反动言論駁得体无完肤，暴露了他們的反动本質；也提高了代表們的政治覺悟。动搖不定的人，站穩了立場，認清了大是大非，連被他們欺騙利用的人也已覺悟过来。右派分子在真理和事实面前，理屈詞穷，四面楚歌，不得不低下头来認罪。

代表們一致認為：为了祖国的利益，为了教会的前途，必須彻底割断在政治上、經濟上与教廷的一切关系，在教务上、人事上不能由它任意干涉和摆布。大家認為：現在就是我們教会的紧要关头，如仍听任教廷在教务上、人事上任意干涉下去，这既是負众人之望，也是获罪于天主。那些因違法犯罪而被驅逐的帝国主义分子和法办及畏罪潛逃的反革命分子，他們早已丧失了领导我們教会的权利，我們也决不承認他們是我們教会的领导人。要坚决貫徹和实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自选主教的方針。任何犹疑觀望，都不能摆脱帝国主义控制利用我們教会的厄运。

會議期間，与会全体代表对教廷又一次利用“祈禱总附意”来破坏我国的活动，表示了无比憤慨，一致严正的对梵蒂岡提出了抗議。对披着宗教外衣潛藏在广州市天主教內的反革命分子邓以明，一致发表了声討書：坚决拥护人民政府逮捕反革命分子邓以明的賢明正确措施，全力支持广州市神长教友爱国爱教的正义斗争。

在代表們爱国爱教正义的呼声下，經各教区負責神长共同研究决

定，由开封总主教区何春明代主教在会上庄严地宣布了：撤销了一贯牺牲教会利益、维护帝国主义利益、破坏新中国的反动透顶的右派分子馬昌仁的总修院院长职务。

在統一認識的基础上，一致通过了“河南省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決議”和“河南省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关于支持張士琅为上海教区代理主教、抗議羅馬教廷的通电”。

會議还通过了“河南省天主教友爱国会章程”，成立了河南省天主教友爱国会。选出代主教、神父、修女和教友33人为委員。在全体委員會議上，选出何春明代主教为主席，陈天佑、郝民援代主教、傅甸民教友为付主席，姜建文、李中奎、孟紫坪分任正、付秘書长。

(姜建文)

青海省代表會議勝利閉幕

青海省天主教友代表會議，从本年1月6日开始，至2月10日胜利閉幕；历时35天。會議是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的，先举行了32天的預备會議，后举行3天的正式會議。参加會議的代表，包括神父、修士、修女、教友等，共計33人。

預备會議期間，学习了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文件，結合着討論了两条道路的問題、反帝爱国問題、肃反問題、中国天主教与教廷的关系以及中国教会独立自办的問題、宗教政策及宗教信仰自由等問題；采取了大鳴、大放、自由爭辯的方式，对每个問題都进行了热烈的討論。

通过討論，大家都認識到：爱国是人民的天职，天主的誠命，是有功劳的事；不爱国是有罪的、可恥的行为，是六亿人所不能允許的。并且一致肯定要爱祖国，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对羅馬教廷处罰反帝爱国的神长教友、干涉中国內政、破坏中国教会的行为，代表們一致反对，并認識到，我們在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規上服从羅馬教廷的領導，但在政治、經濟上，要断然与它割断关系；中国天主教会由中国的神长教友自己来办。

在大鳴大放当中，揪出了右派分子李临瀛。他利用會議的机会攻

击土改政策，替反革命分子段文輝喊冤，煽动教友向农民倒算，并说什么“帝国主义的罪行我没见”，“爱国我愿意，爱国会我不赞成”等等反动言论。絕大多数代表对他的反动行为，表示极大的愤慨，紛紛摆事实，講道理，进行分析駁斥、严厉斗争，使右派分子詞穷理屈，終于向代表們低头認罪。

正式會議开始后，由出席全国會議的代表張文煥神父传达了全国會議的精神与決議等。會議并邀請了省委統战部长冀春光講話。省宗教事务处处长向全中也在会上講了話。代表們通过討論后，都下定决心，为彻底貫徹大会的決議精神而努力奋斗！

（張文煥）

各地傳達簡訊

西安 陕西省西安市天主教友爱国会，于2月27日至3月1日間举行委员会扩大会議，傳達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陝西省傳達會議的精神。通过討論，出席會議的61名

代表一致拥护全国會議的決議和对教廷的抗議。

會議对西安神哲学院和圣心女修院过去不爱国的情况表示了不滿，指出：修道院必須培养出爱国爱教的神职人員，修院应进行彻底整頓，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女修院也必須改变过去的情况，参加反帝爱国运动。會議还斥責了右派分子刘敷道、張警鐸的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和刘敷道窃取教区代主教职务的恶劣行为。代表們一致拥护新选出的姬怀讓代主教。（西安市爱国会）

襄樊市 湖北省襄樊市，于本年1月6日至18日間，进行了以傳達全国會議为主要內容的社会主义学习。参加学习的有易宣化主教及神长、修女、教友等40余人。

在学习中，代表們对全国會議的文件及有关重大問題进行了热烈的討論，对羅馬教廷的反动政治面目进行了彻底的揭露与批判；同时对代表中的右派分子刘子漁（神父）、張庆云（修女）的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进行了駁斥。在大家义正詞严的批判下，他們不得不向真理低头，当众悔过，作了初步檢討。（新生）

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天津市 傳達會議的決議

1958年3月14日至15日，在天津市舉行了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傳達會議。參加會議的代表654人，听取了李德培付主教關於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情況和決議精神的傳達報告和張濟眾付主教關於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及反右派鬥爭的報告以後，一致認為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是中國天主教會劃時代的會議，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所作出的關於走社會主義道路，反帝愛國，與羅馬教廷割斷政治上、經濟上的關係以及中國天主教會獨立自主等重要決議，都是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的，決定了中國天主教今后的道路；而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的誕生，更標誌了全國天主教友反帝愛國運動步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參加會議的代表一致表示擁護並堅決貫徹執行“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決議”。會議還討論了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所提出的“對羅馬教廷否認上海教區合法代理主教張士琅的抗議”，一致表示擁護這個抗議，譴責羅馬教廷這項旨在干涉中國內政的反動措施，堅決支援上海教友的正義鬥爭。

會議認為，愛國是人民的神聖職責，又是天主的誠命，我們熱愛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社會主義制度是消滅剝削、消滅貧困的最優越的制度，是六億人民走向幸福生活的唯一道路。解放幾年來，我們親眼看到在黨的領導下，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巨大成就，同時也親身體驗到，我們的信仰和宗教生活也受到人民政府的確實保護和尊重。因此，我們衷心擁護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

會議認為，中国天主教会曾长期被帝国主义控制和利用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尤其在解放后，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更疯狂地向新中国进行许多破坏活动，煽动教友反抗人民政府，这是与罗马教廷一贯奉行反动的政治路线是分不开的。會議討論了与罗马教廷的关系問題。一致認為：中国天主教会与罗马教廷的关系問題是涉及到两个根本对立的政治立場的問題，罗马教廷一贯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一贯敌视新中国。罗马教廷承認台湾蔣介石集团，派了被我国驅逐出境的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駐在台湾，繼續进行破坏新中国的阴谋活动，同时接連不断地发出反动命令，干涉中国內政，破坏中国天主教友反帝爱国运动，打击爱国的神职人員，否認上海教区合法代理主教張士琅便是一个显明例子。罗马教廷为了达到反动政治目的，竟然不惜牺牲中国天主教会的利益和上海教友的靈魂，否認張士琅上海教区代理主教的合法权利，授予所謂“和平通功”者以“特权”，阴谋分裂上海教区，这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我們反对罗马教廷的这种反动的措施，并坚决表示：我們决不接受罗马教廷发出的任何形式的政治命令，罗马教廷对于参加爱国活动的中国神长教友的任何处罰，也都是非法的，无效的，不能接受的。我們必須彻底与罗马教廷割断政治上和經濟上的一切联系。

會議一致拥护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所提出的关于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針。通过討論，大家一致認識到目前我們的国家是一个独立的、偉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天主教会也应该彻底摆脱帝国主义控制下的殖民地的状态，否則是与我們国家的独立地位不相称的。过去罗马教廷基于反动政治立場，任意干涉中国天主教会的正当的教务，非法剝夺中国天主教会的应有的权利，并由于它的种种反动措施使圣教会蒙上了极大的污点，严重地損害了圣教会的利益。因此，为了彻底摆脱帝国

主义的控制，拒絕羅馬教廷的无理干涉，永远結束教會的殖民地状态，中国天主教會必須实行独立自主，由中国神长教友自己来办。中国天主教會只能在不違反祖国利益和独立尊严的前提下，与羅馬教廷保持純宗教关系。我們認為圣教會應該在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規上服从教宗，但在宗教事务上，却完全應該享有独立自主的权利，特別是在人事問題上，羅馬教廷基于反动政治原因，造成中国天主教百余教区而正权主教寥寥无几的极不正常現象，严重地影响了教务的进行。对此，我們主張应由中国神职人員自选自圣爱国爱教、才高德劭的神长充任主教，便于教务的正常开展。中国天主教會應該享有独立自主的权利，并不違背至一、至圣、至公的精神。我們有充足的信心將中国的圣教會办好。

會議滿意地指出：津市神长、教友反对天津教区反动集团及教內右派分子的斗争所取得的胜利是非常巨大的。长期以来，这个反动集团把持教区，进行了一系列的破坏活动，右派分子楊讓、何蘭化、任若石、回如愚等一貫进行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活动。他們的罪惡活动严重地損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津市神长教友們在斗争中剝掉了他們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假面目，露出了他們的丑惡面貌，从而使津市神长教友提高了思想觉悟，辯明了大是大非。天津教区反动集团已完全被打垮，曾經积极支持天津教区反动集团的天津教区宗座总理赵振亞也表示了低头認罪，并保證今后以实际行动改正自己的錯誤，表示拥护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決議，坚决走独立自主的道路，拒絕羅馬教廷的任何政治命令。會議号召全市神长教友，应彻底肅清教內右派分子过去所散布的反动影响，坚决与他們划清政治上的敌我界限，并应繼續提高警惕，严防任何反动分子利用宗教进行破坏活动。

我們深信，只要神长教友站稳爱国立場，團結一致，克服困難，我們的正义事业一定获得胜利，天主必定降罰我們。 1958年3月15日

愛 國 公 約

在全国工农业生产和人民思想大跃进的浪潮中，我們天津市天主教神职人員和全体教友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津市天主教界經過了五个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反右派斗争，使我們深刻地認清了羅馬教廷的反动政治面目，彻底批判了羅馬教廷的帝国主义政治路綫；我們决心割断与羅馬教廷在政治上、經濟上的一切联系，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我們彻底地划清了与教內右派分子、反动分子的敌我界限，扫除了爱国爱教道路上的障碍，更坚定了人民立場。我們受到全国人民大跃进的鼓舞，决心在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基础上，再掀起一个政治上、思想上的大跃进。

我們的口号是：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誓死效忠于社会主义祖国！

我們提出来比爱国立場，比政治学习，比参加劳动，比勤儉朴素。我們訂出如下的爱国公約：

一、比爱国立場：我們天津教区保証全面而彻底地貫徹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決議。我們坚定不移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我們积极地参加保卫世界持久和平运动；我們坚决拒絕羅馬教廷的一切反动政治命令，彻底貫徹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針，坚决支持自选自圣主教的正义行动；我們保証以实际行动积极开展反帝爱国运动，遇到任何困难都决不动摇。我們在坚持以上的正确的政治立場的前提

下，当尽力作到加强团结，共同进步，要求进步的帮助落后的，落后的追上去，进步的更前进。

二、比政治学习：我們保证坚持持久性的政治学习，决不作时代的落伍者。我們在学习中要繼續从思想上破帝国主义毒素，立爱社会主义祖国观念；要经常敞开心思想，接受新鲜事物；要多看报纸杂志，增进新知识，以求得思想不断地进步。

三、比参加劳动：神职人员除努力尽到傳教本分外，要根据自己的所长和条件，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热心社会公益活动及参加体力劳动，如除四害、綠化、义务劳动等。修道院要搞些手工业生产，争取逐步实现勤工俭学的方针。修女院原有的生产事业亦应繼續巩固和扩大。

四、比勤儉朴素：我們坚决克服奢华浪费现象，保证过勤儉朴素生活。

五、我們号召神职班以外的广大教友群众，要与全国各阶层人民一道积极参加祖国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要以社会主义的劳动态度作好自己岗位工作，并要以大跃进的精神不遗余力地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教友们在劳动、工作、生活中，不应借口信仰而特殊化，不能以此破坏法纪和违犯劳动纪律。各堂口的宗教活动时间，亦应尽量作到不影响教友们的生产活动。

神职人员为保证作到以上各项，每人都要订出个人保证，并经常进行检查。

天津市天主教教友爱国运动促进会
天津教区全体神职人员
天津教区神哲学院全体修道生
天津市各修女会

1958年3月15日

在大躍進浪潮中的各地神長教友

在全国工农业生产和思想大跃进的浪潮中，各地神长也紛紛鼓起干劲，力争上游，以具体规划或实际行动表现了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的热情。

寧波神長教友 訂出躍進規劃

浙江省宁波市的神长教友，在今年3

月6—7日宁波市政协召开的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为工农业生产大跃进服务座谈会上，提出了“宁波市天主教社会主义大跃进的规划”，规划中訂出跃进指标和保证如下：

①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宁波市天主教友爱国会的工作，使每一个天主教徒普遍地积极地投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热爱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②积极投入生产大跃进，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全市神职人员和修女共30人，除年老力衰和长期患病者外，其余22人全体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其中自食其力者13人，保证一年内实现，并且紧缩自用房屋，支援生产建设；③坚决从全国六亿人民福利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做到在不妨碍社会主义大

生产的情况下安排宗教生活；④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投入各项爱国运动，如除六害、讲卫生运动，保证种树500株，并做到包种包活包长大；⑤加强政治学习，参加劳动锻炼，改造自己的思想，树立劳动光荣、剥削可耻思想，凡有劳动力的，参加工农业体力劳动，每人每年至少50天。（庄中汉）

阜陽教會訂出 生產自給計劃

安徽阜阳县天主教会负责人，在阜阳

專署宗教事务科召开的天主教、基督教生产自给会议上，一致批判了过去依靠薪金、捐献、房租维持生活的不正确思想，訂了生产自给计划：要打破陈规，宗教生活要过得更美满，付业生产要来个大跃进，争取在1959年或1960年，教会完全可以自养或有余剩，以实际行动粉碎帝国主义的造谣和诬蔑。（霍牧声）

保定神長教友 植樹綠化堂院

保定市的
神長教友，最近在市爱国会的领导下，进行了一次植树造林工作，各堂共植树 271 株。在植树之前，爱国会召开了各学习組長的座談会。会上，各堂教友紛紛表示要在植树运动里除完成或超額完成本街道上分配下来的植树任务外，还要协助神長們在堂院中植树。会后第二天，总堂侯鸿文神父通知了教友們，教友們便从清早就携帶工具到堂植树。侯神父亲自挂帅，一面指揮，一面参加劳动，不到三小时的时间，就把堂院的空隙地方全植上了一行行的树。此外，西堂李道宁神父、南堂孟繁望神父、淑慎院賈文質院长、若瑟院李鳳齋院长，也都亲自下手，帶領修女和教友們在堂院內植了树。

(保定市爱国会)

漢中神長教友 踴躍參加抗旱

陝西汉中地区，今年因遭到數年未有的大旱災，許多地方的庄稼連苗儿都干死了。汉中市的首長們，响应中央提出的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号召，亲自动手，帶头抗旱。汉中市的神長、修女、教友們，在何超权

代主教的帶动下，也参加了这次抗旱运动。許多神父、修士、修女、教友，除了事先提出保証外，更在实际工作中超額完成了保証条件。特别是善导会的刘光賢、周定安修女，更抱病参加了劳动。

(左馥笙)

福州婦女教友 革命干劲十足

福州市的
婦女教友，与其他各宗教的
婦女在一起，鼓起了革命干劲。在今年 3 月 7 日举行的福州市妇女大跃进誓师大会上，她們提出了决心書：保証要貫徹“勤儉建国、勤儉持家”的方針，把智慧与力量全部獻給可爱的社会主义祖国；并保証要努力学习，积极参加全民整风运动，坚决服从共产党的領導，走社会主义道路，响应政府号召，做好節約工作。除了保証完成在居委会里面的积肥、消灭八害、种树造林、收集廢品和扫盲工作外，还要另外积肥 200 担以上，捕鼠 200 只，消灭蚊、蝇、蟑螂 500 合，种植香花 100 株以上。

又，福州市神長教友，于 3 月 6 日前往“八一”水庫工地，参加了义务劳动。(同)

陝塢神長修女 展開躍進競賽

陝塢教區
神職人員、修
女、教友 53

人，在內蒙河套行政區人民委員會
領導下，於本年3月1日開始了社
會主義學習。3月8日全體學員和
所有領導幹部共同慶祝了“三八”
國際婦女節。因為今年正是我國生
產全面躍進的一年，大家一致感到
今年的“三八”節更具有特殊的意
義。為表示慶祝，8日晚上舉行了
慶祝晚會，會上除由領導學習的干
部同志報告在目前我國全面躍進的
新形勢下和慶祝“三八”婦女節的重

大意義外，參加晚會的全體學員，
一致表示，通過這次社會主義學
習好社會主義關，爭取思想上和反
帝愛國上大躍進。修女們並提出今
後要在反帝愛國、學習、勞動生
產、響應政府號召、消滅四害等方
面和所有的神職人員競賽，以促進
教會在反帝愛國運動中的全面躍
進。此外，在晚會上，神父修女教
友們自動捐獻了45元，買了鋤10
張、糞頭16個，贈給下放幹部，以
支援他們參加勞動鍛煉。建設社會
主義新農村的情緒。（郝威）

站在農業生產大躍進前列的王慶書修女

繼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遼、
吉、黑三省傳達會議之後，黑龍江
省海倫縣海北鎮的傳達會議於1958
年1月26日召開，2月9日已勝利
的閉幕了。與會代表受到了一次極
深刻的愛國主義教育。在52位代表
中，在農業戰綫上的有40人，占代
表總數77%。這部分代表不僅提高
了社會主義覺悟和堅定了走農業合
作化道路的信心，而且更增強了生
產勞動勁頭。因此一致表示，今後
在農業生產勞動中，以實際行動來

表現愛國愛教，作國家的好公民，
天主教的好教友。

海北鎮在縣委“決戰三十天，
突擊備耕生產”的響亮號召下，為
支援農業生產大躍進，開展了突擊
糞肥運動，爭取百分之百的土地送
滿糞，保證豐收。在這一運動的高
潮中，海北鎮黨政首長、機關干
部、企業職工、學校教師和學生、
農業社的男女社員（社員中百分之
八十是教友）都爭先恐後、成群結
隊地進行愉快的勞動。就在這萬馬

奔騰、聲勢浩大的突击粪肥的队伍中，人們可以看見天主教修女王庆書，短衣、短袴、小打扮，手持短鞭，在春雪初融的泥濘車道上，愉快地、勁头十足地趕着滿載粪肥的二牛花輪車，走在送粪行列的前头。

王庆書修女从1957年就参加了农业社，从事生产劳动。这次在她的带动下，她的生产队共有17名妇女（均教友）参加了送粪。除她本人赶的一輛牛車外，其余16名妇女用人力拉着七張爬犁送粪。她們起早貪黑，不管风吹和道路泥濘，每天送粪六次，最后为爭取提前完成任务，达到每天送七次。有一天，在生产队院內卸車时，由于另一个赶車的開車不慎，挤破了王修女的手指头，她并没因手破出血而歇工，用布包好后，第二天还是坚持干下去。

她不但劳动好，而且也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例如为庆祝和迎接生产大跃进，春节搞秧歌时，她积极帮助組織和給扭秧歌的妇女化裝等工作，因此受到表揚，博得了群众的好評。在今春农业社改选中，她被选为女生产队长。目前，她正領導生产队的妇女进行选种备耕，爭取农业生产大跃进。

（崔岐、張桂禎）

大躍進！

郭樹民

我們青年
是建設社会主义的中堅。
我們的意志象原子破冰船，
航行在北极的大冰川，
風雪無阻，走向前！
冰見我們自行瓦解，
雪見我們滾滾騰翻，
風見我們也躲躲閃閃。

任憑他什麼阻礙、艱險，
擋不住我們躍進的心願，
我們要一當十，十當百，百當千，
在學先進、比先進、趕先進的競賽
熱潮上，
抖擻精神，快馬加鞭。

☆ ☆ ☆

我們青年
是建設社会主义的骨幹。
我們的意志象噴氣直升飛機沖向中
天，

航行在廣闊的宇宙間，
所向無敵，飛向前！
雲見我們招手微笑，
雨見我們熱情款款，
霧見我們也不打自散。

管他什麼峻嶺、高山，
擋不住我們躍進的心願，
我們要一而再，再而三，
在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基礎
上，
保證質量，趕在前面。

☆ ☆ ☆

我們青年
站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最前綫。
我們要向資本主義世界挑戰；
我們要在今後十五年，
在主要的工業產品上趕上英國，或
把它拉在後邊。
讓我們每件河流都修上大、小型水
電站，
讓我們每處礦藏都出頭見見面，
讓蔥綠的森林長在戈壁沙灘，
讓貧瘠的土地變成千斤的高產田，
讓工廠的煙囪遍地冒出青煙，
讓農民年年有更大、更高的豐產，
讓工人季季有超額的任務作完，

讓大躍進的勝利旗幟在各各單位到
處插滿，迎風招展。

☆ ☆ ☆

讓英國在我們後邊跟着喘，
讓美國對我們望洋興嘆，
讓法國看我們干瞪眼，
讓帝國主義頭焦額爛，
讓資本主義一籌莫展。
我們要在生產的規劃、指標上，划
上一條條躍進的紅綫。
我們要鼓起革命干劲，叫生產率一
再提高，新紀錄不斷湧現。
我們要學習生產技術、知識，由外
行變內行，做到“又紅又專”。
我們要做到整風生產兩不悞，兩個
高潮互相推動，肩的干。
我們不向困難低頭，要找竅門、挖
潛力，埋頭鑽研。
蘇聯光輝燦的今天，
就是我們即將到來的明天。
我們要把社會主義的新中國，
建成一個世界上最美麗、最幸福的
樂園。
我們要讓祖國的錦繡河山，
變得更壯麗、更燦爛、更絢爛。

1958年3月6日，寫於天津神哲學院

我向人民請罪

天津教区宗座总理 赵振亚

各位神父、教友：

我是一个犯有严重罪过的人，我以惭愧的心情交代我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以及破坏反帝爱国运动的罪恶行为，并向人民請罪。

我以下只就我的主要罪行作一簡單交代：

一、我一貫效忠帝國主義，執行羅馬教廷的反動政治路線，進行了許多破壞活動。

由于我一貫为帝国主义者效忠，执行羅馬教廷的反动政治命令，对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对党和人民犯下了滔天罪惡。早在解放以前，我便坚决依附帝国主义势力，为帝国主义效命。如1948年末，我奉帝国主义分子文貴宾之命，組織了反动組織“圣母軍”。我先后发展了“圣母軍”成員30多人。李緒武、王克明、王天賞等罪大惡极的反革命分子都是我領導会中的骨干

分子。

我与“圣母軍”头子、帝国主义分子柏恩也有勾結。1950年，我参加了“圣母軍”总部召集的秘密會議。會議的参加者，全是“圣母軍”的首腦分子，如反革命分子肖永新等人。會議的內容，是为避免政府取締，阴谋將“圣母軍”改名为“圣母慈愛祈禱会”，轉入地下活动。

1951年1月13日，我曾受帝国主义分子文貴宾的指使，帶着由帝国主义分子郑化民起草的破坏反帝爱国运动的文件“中国全体主教声明”（拉丁文的）到南京見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請其鑑定，批准后，印发全国各教区。这个影响到全国的反动措施，是由我亲身参与奔走的。我到南京之后，又奉黎培里之命轉赴上海見他的秘書、反革命分子陈哲敏共同計議那項阴谋。后来那个反动文件經“天主教教务

协进会”印发全国，对全国反帝爱国运动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在上海期間，我又会见了曾組織“还乡队”的反革命分子范保祿，并由他帶我见了反革命分子龔品梅。我向龔彙报了天津爱国运动的情况。

此后，我曾經屢屢地暗中向被驅逐出境的帝国主义分子表明我忠于帝国主义的态度。如1952年，我与被驅逐出境的帝国主义分子夏雨田見面，并把天津的反帝爱国运动情况向他彙报了，还請求他向国外捎口信。我向他表示过絕對忠实于教廷的帝国主义路綫；表明我之参加爱国会是无可奈何等等。1955年，帝国主义分子毕納清出境前，及帝国主义分子包某（正定教区法籍神父）在过津离境时，我都特意前往拜訪、求教，除向他們彙报天津的情况外，并請他們在国外給我解釋解釋我的处境。

二、我一貫勾結，支持、包庇反革命分子。

我一貫勾結、支持和包庇反革命分子，进行反革命活动。远在解放前，我就會积极支持了帝国主义間諜分子雷震远所組織的反动組織“民众建国协进会”。我积极支持

反革命分子刘益民組織反动武装部队，抵抗人民解放軍。

我与反革命分子張思謙密切勾結。自天津反帝爱国运动兴起直至他被捕时为止，我一直受他的指使，对反帝爱国运动进行极为恶毒的破坏活动。如在1951年9月間，我會与他密議过阻擋爱国神长对帝国主义分子雷鳴亮、恩滿德的控訴。他的指示增加了我的反动决心。我會即時召集全教区神长开会宣布誰要出席控訴会就*Lpso facto suspensus*，就是应受絕罰。后来我还多次从他那里接受过破坏反帝爱国运动的指示。

繼反革命分子張思謙之后，我又勾結了反革命分子周汝愚，我們在隱蔽地点秘密会晤，共同策划瓦解爱国运动、反抗政府的陰謀。更严重的是1957年9月間，周被捕以前，曾秘密来津兩次，均与我密約，共同誣蔑北京大会，誣蔑赵振声主教等等。我还与反革命分子張本篤、徐熙鐸相依为命，曾共同策划打击爱国神长。

三、我懷着對黨和新社會極端仇視的心理，一貫進行造謠破壞活動，煽動教友反對黨和政府。

几年来我一直站在帝国主义反动立场上，怀着对党和新社会极端仇视的态度，造谣破坏政府及各大政治运动，特别是破坏宗教政策。我曾不止一次地诬蔑政府的宗教政策是“两套”，城市一套，农村又一套。我利用“讲道理”的机会破坏宗教政策说，教会有了“患难”，作补贖吧！肃反时，一些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被捕后，我又借“讲道理”机会跟教友说：有人“负责”神父。1955年肃反学习时，学习有关龔品梅反革命集团材料，我操纵许多神父一不发言，二不签名，并且向政府发动进攻，我公开表示“不能学”，还威胁神父们说，“谁良心平安就学，别忘了龔品梅是主教。学这些文件犯法典120条”，其目的是以宗教为口实，包庇反革命分子龔品梅。

我还借神功之便，阴谋煽动教友退团，瓦解青年团组织。1954年，我在神功后给一个年轻教友出谋划策，令他以不听团课，要消极下来，表现落后，使他达到退出青年团组织的目的。在政治上我犯罪，在教会方面，我违反了听神功的章程，不该利用办神功机会搞别的事情。

我为制造紧张空气，说政府迫

害宗教，教难临头，煽动神父、修生们不满政府，我曾以宗教形式拉拢、驱使他们。我选择张本篤、张博雅、苗印川、傅兴霖、何蘭化等神父，还有大修士们，让他们轮流守大齋，拜苦路，作“补贖”，为教区求“平安”。

四、我自始至终地破坏反帝爱国运动，到处拉拢串连反动分子大举进攻。

1951年，我与徐英武至保定为教区进行登记时，与反动出名的范学淹主教交换破坏反帝爱国运动的意见。我们的结论是：不可太进步，以免教会利益受损失。当时范还给我撑腰打气说：该作的就作，不该作的（指爱国活动），说什么也别作，要“勇敢”些，等等，更助长了我的反动气焰。同年，我召集天津神父们开会，计划停止给爱国人士们听神功。为了进一步地破坏爱国会，我曾布置赵锡藩、李东山等人（爱国会委员），在开会时“尽量驳斥爱国会领导人的意见”。

1953年在爱国会组织学习时，我借故加以破坏，给各堂口神父下通知，告诉大家不要参加学习，结果便使神父的政治学习从此停顿了

很长一段时间。

1955年4月，我反对、破坏爱国运动的气焰达到十分囂張的程度。我阴谋想摧毁爱国运动，打击爱国会，于是就与反革命分子張本篤和反动分子何蘭化等密謀破坏当时即将召开的第二届教友代表会议。我准备出命神父教友不許参加。更阴險狠毒的是給爱国会全体委員及工作人員以絕罰——开除通功的处分。这个阴谋虽因故未逞，但我余怒未息，积极阻擋了我所能阻擋的人参加代表会，已参加会的个别神父，在我的煽动下，也中途告退。

五、我一貫打擊愛國神長教友，無所不用其極。

我对爱国神长教友視如仇敌，几年以来，我利用各种机会，惡毒地誹謗他們，迫害他們，真是无所不用其極。在这方面的罪惡，已經无法估計。

李德培付主教在解放以后曾多少次帮助我进步，但我仇視他，誣蔑他“出賣教会的利益”，我还多次背后說李付主教的坏話。

岳树德神父土改回来后，我想尽办法要把他从西开調走。这个阴

謀虽未达到，我就在教友中散布他“不听命”。另外每逢若瑟主保占礼，我总不叫岳神父作大弥撒。天津没人，我甚至写信叫远在鹹水沽的王化民来，也不叫岳神父作。平常的时候，我总跟岳神父作对台弥撒，为讓教友望我的，給他晾台。

为打击張济众付主教，我說小营門是政府的堂，那里光熱鬧，进堂的没人。張付主教任大修院院长后，我誣蔑說他“給政府造就干部”。同时我打发我的心腹人进大修院作反动的監視工作。我在外揚言，張是付院长，修生有事找我，不找他。破坏院长的威信，使他无法工作。

宋乐山神父是北京教区的神父，給天津教区帮了許多忙，但因为爱国，我就打击他。我曾对仁爱会修女造謠說宋神父是“政府派来的”，煽动修女不望他的弥撒。

因为馬文斌神父靠近爱国会，我就說他卑鄙无耻，我还說过“新神父不願来河楼，怕跟馬文斌学坏了”。

1952年王洗耳神父出席了世界和平大会，我因此非常仇視他，对他打击的很厉害，迫害他在天津站不住脚。

其他，对藍路一、張其明、吳景溪、王思賢神父等，我都設法打击。对于爱国教友的打击和迫害更是多不胜数了，甚至連死去的人我都打击。比如前爱国会主委吳克齋先生去世后，我造謠說他受天主罰死；我支持反动神父不給他作亡者弥撒。罗魯易神父要給作弥撒，我阻撓过。另外，我对爱国会干部更是恨之入骨，經常破坏他們的威信。

六、我破壞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及天津的傳達工作。

我出席了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并且以兩面手法，在会上举手通过了會議的各項決議。回津后便陰謀推翻全國會議的決議，发起了瘋狂的进攻。我在去年（1957年）8月15日，在西开总堂里的近兩千教友面前发表了反动透頂的所謂“明补贖”，我說，我在北京大會的表現是立了“坏”表样，我們教友要“一切”服从教宗，并无耻地要求教友“寬免”、“原諒我在北京的行为”。这一来，不仅混乱了天津教区神长、教友的思想，并且波及許多別的地方。同时，在教区神长教友之間，制造流言蜚語，誣

蔑全國會議。另外我故意地混淆是非，散布了参加北京大會的代表都是神父主教們，有“宗教性”，应由教宗批准。这些造謠活动对全國會議所起的破坏作用极大。

由于我对全國會議的猖狂破坏，給天津的傳達工作以严重阻碍。当神父們通过社会主义教育学习不断提高觉悟，紛紛表示拥护北京大會決議的时候，我又拉他們的后脚。

七、我利用主教身分，支持了天津教区的反动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为了實現我个人的政治野心，我一貫利用主教职权，压制进步神长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我积极支持了政治上极其反动的分子甚至反革命分子进行破坏活动。

我曾秘密委任反革命分子張本篤为地下付主教，并曾一度委張本篤、楊讓、刘品一、罗魯易为秘密諮議員，組織非法的地下諮議會，專門从事进行反抗政府政策、破坏反帝爱国运动、打击爱国神长教友的陰謀活动。另外，我委派反动分子楊讓以及罗魯易神父到天津神哲学院“坐探”，監視爱国神长；秘密控

制修生的思想，以“神师”的名义，用“訴心”的办法引修生們跟我走一条反动路綫。同时，通过对修生的利誘、拉攏，使修院中的爱国神长不能行使合法职权，致使神哲学院一度反动气焰冲天。

由永年教区逃窜来津的反动分子任若石、潘国光，品質恶劣、政治反动，因与我臭味相投，我便收容并安排了他們的职务。經政府长期改造被寬大釋放的某些神父們，我一意进行拉攏、控制，使之跟我走反共反社会主义道路。

在中国天主教友代表会議准备在津傳达的阶段中，由于我的煽惑，天津教区的反动分子紛紛蠢动，瘋狂向北京大会进攻，坚持羅馬教廷的反动政治立場，形成天津教区内頑强的反动集团。

通过这次社会主义学习，在大是大非面前，許多受我拉攏和欺騙的神长教友都覺悟了，認清了我的反动面目；过去与我一起进行破坏活动的反动分子，在爱国神长教友的揭发、指責下，也都暴露了反动原形，因此，面对我的种种罪惡事实，我不得不認罰服輸，向人民投降。

× × ×

現在我对几个問題表明我的态

度，并提出保証：

首先，对于中国天主教友代表会議的各项決議，我完全拥护、贊成，并且彻底貫徹执行。我保护决不翻改。

其次，表明我对爱国会的态度。过去我站在維護帝国主义和羅馬教廷的反动政治立場上，对爱国会进行了瘋狂的攻击，甚致企图阴谋絕罰那些善良的、为爱国爱教事业而奔走的神长教友，企图搞垮爱国会，拔掉我的眼中釘，以便滿足我不可告人的野心。我不但在政治上犯了罪，也違背了作一个中国神职人員的准則，严重地違犯了教規教义精神。今后，我保証坚决拥护和支持反帝爱国运动，并坚决与爱国会通力合作；对于爱国神长，不但不再行打击，而且坚决依靠他們；对于教区事务，我要善为領導，并与爱国神长商量办理。

再次，关于与羅馬教廷的关系問題。羅馬教廷一貫仇苏、反共、敌对社会主义和民族独立以及和平民主运动的态度，是尽人皆知的。特別它对新中国一直未停止阴谋破坏活动；几年来，发出了許多反动政治命令，煽动中国神长教友反抗人民政府，作帝国主义和蔣介石复

辟的内应。作为一个有正义良心的中国人，对这种狂妄的政治阴谋不能熟视无睹，中国的神职人员和教友亦不能例外，必须坚决反对。今后罗马教廷也仍不会甘心放弃对中国教会的反动控制。因此，提到与罗马教廷的关系问题，必须从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上考虑。我们必须坚决与罗马教廷划清政治上的敌我界限，割断一切政治上与经济上的联系。今后我保证领导着大家坚决不接受政治性的命令；它若因我们爱国而加以处罚和迫害的话，我们一概不接受。

至于我们和罗马教廷的宗教关系，我同意中国天主教友代表会议所提出的，在不违反祖国利益和独立尊严的前提下同罗马教廷保持纯粹宗教的关系，在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规上服从教宗。但是由于罗马教廷惯于用宗教形式进行政治活动，往往又不能不破坏这种纯粹宗教的关系，因而我们对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规上的服从，也不能不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

还有，关于独立自主自办教会

问题。我认为，随着祖国的富强昌盛，中国天主教会也要站立起来，摆脱半殖民地状态。为了维护祖国的主权和独立尊严，中国神长教友要自己办理中国教会，争取中国教会的合法权益。中国一百多教区，正权主教很少，这就是罗马教廷基于政治原因企图威胁我们的一种阴谋。为了圣教会的利益，我们应该考虑自选主教的问题。各国都有教会，各国教会的主教都由该国人充当。中国现在站起来了，成为世界强国之一，我们当然要实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我们也要我们本国人当主教，如同其他各国一样。而且我们在政治立场上要支持自选、自圣主教。

最后，我表示，过去由于我反复无常，大家有些信不及我了。现在我坚决保证，以后绝不再犯各种罪过，大家揭发的也好，我自己坦白的也好，保证不再犯第二次；同时，请大家监督我今后的言行，如果再犯，请随时对我加以教育，我保证绝不食言。

更正 上期本刊（第6期）5页左栏文13行“的國”應為“我國”，18行“種長”應為“神長”，6页左栏第5行“羅教”應為“羅馬教”，10页右栏第5行“九位”應為“幾位”，16页左栏14行“憲天”應為“取天”，21页左栏倒數第8行“放”應為“會放”，34页右栏第10行及35页左栏第2行“通謀”均應為“通牒”。特此更正。



(接上期)

根据圣教会的傳說，耶穌的靈魂离开肉身之后，降到“灵薄圣所”去了。古教的圣人圣女們在那里等候默西亞——救世主降来，不知

几千百年了，到而今忽然見到了救世主亲来安慰他們，并在不久的将来，即能偕同耶穌同登天国，他們該是怎樣的欢欣喜悅呢！

194 耶穌復活

瑪豆，貳捌，1—7；瑪爾谷，拾陸1—7；

路加，貳肆1，—12；若望，貳拾，1—18。

死后的第三天——巴斯卦的翌日（即今主日）的清晨，耶穌的靈魂在古圣人們擁簇之下，从“灵薄圣所”回到墓內。众古圣人一見到耶穌圣身受难的慘狀，莫不感激流泪，伏地朝拜，并感謝耶穌救贖之恩。这时，耶穌用祂天主性的全能，使靈魂与肉身重新結合，立时复活起来。以前的伤痕，除去手足肋旁五处尚存留外，其余全都消失，完好如初。耶穌圣身获得了光明、神

速、神透、神健四大奇恩。当时耶穌身发大光，在众天神圣人們欢騰庆祝下，从紧閉的坟墓中光荣地复活出来。墓旁守卫的兵士們，都惊倒在地，不省人事，好久才甦醒过来。据吾人的推测，复活的耶穌的光耀美丽，比先前在大博尔山显圣容时，更光荣的多了。

上边我們曾說过，耶穌圣身的殯葬，因在巴斯卦的前夕，草率入殮，不够完备，圣妇們原預备了巴

斯卦安息日后，再来坟墓，給圣尸塗抹香料。巴斯卦翌日的清早，晨光熹微，加尔瓦略山景，还浸沉在



昏暗中。圣妇三人——瑪利亞瑪达肋納、圣母的妹妹瑪利亞、若望的母亲撒洛美，并不知道惡人們設兵守墓，并在墓門貼了封条。她們一路上忧愁地說，有誰能給她們揭開墓門大石，而进入墓穴呢？三人中瑪利亞瑪达肋納最年輕敏捷，她首先到了墓地，便遇見了惊天动地的奇事。据圣史瑪豆記載：“安息日——巴斯卦既过，七日的头一天（即今主日），瑪利亞瑪达肋納同另一个叫瑪利亞的齐来墓地察看。忽然大地震盪，主的天神从天降下，把墓門石块掀开，并坐在上边。他一

一天神的容貌如同閃电，衣裳如同白雪。守卫的兵士被吓倒昏迷在地，如死去一般。兵士甦醒后，急速跑回城内，把出現的事情报知了司祭长。司祭长馬上召集長老惡人們會議，并用金錢买哄了兵士，叫他們說：在睡覺的時候，耶穌的尸首被徒弟盜走了。兵士們得了錢，就按惡人們囑咐的話去作。这謠言在茹达省傳佈开了，一直到今日（瑪豆写聖經的日子）。”——据圣師們的解說，昏昧愚蠢的犹太人，用睡覺的人來作証；但是他們的証見竟然弄假成真，更有力地証明耶穌实在

复活了。

当兵士跑进城去的时候，圣妇们正抵达墓门，瑪达肋納第一个先赶到，她一見墓门大石轉倒一边，不觉大吃一惊，及至往墓内一望，只見墓穴空空：“誰把主的尸体給搬走了呢？”她伤痛极了，忙匆匆地跑回城内向伯多祿若望二位宗徒报告，說：“有人从坟墓里把主搬走了，也不知把祂放在那里了？”这时其他二位圣妇也来在墓地，同样看到墓门大开，内中一无所有，恐怖的气氛更籠罩了她們。突然两个身穿光亮衣裳的人显示在面前，并給她們說：“不要怕！你們不是来找納匝肋的耶穌嗎？你們为什么要从死人中找活人呢？祂已复活，不在这里了！你們看安放祂——圣尸的地方！你們該当报給門徒們及伯多祿說：祂——复活了的耶穌要先你們到加里肋去，在那里，你們要看見祂。如同祂先前給你們說过：‘人子必須要被交付于惡人之手，被釘十字架，第三日要复活。’”圣史路加接着記述說：“她們——圣妇們从坟墓归来后，忙把一切的事，告知了十一位宗徒及一总別的人。給宗徒們报信的，有瑪利亞瑪达肋納、若翰納及雅各伯的母亲

瑪利亞，还有其他女伴。但是宗徒們對她們這些話，当作胡言乱語，不肯相信。”

对主耶穌最关心的二位弟子伯多祿和若望，听到这消息后，急不能待地向墓地跑去，一看究竟。据圣史若望記載說：“伯多祿同那个門徒——若望，就出去一齐跑向坟地，那个門徒——若望比伯多祿跑的快，先到墓所，向里面一瞻望，看見殮布放置一边，但没有进入墓穴。西滿伯多祿随后也来到，进墓后，只見殮布在一边，耶穌蒙头的首帕另卷置一旁，并没有同殮布在一起。这时节，先跑来的那个門徒——若望也进到墓内，一看情形，就相信了——圣妇們的話是真的。但是他们还不明白聖經上所載的：耶穌必該从死中复活。看完之后，他們一起又回到原处。”

这两个門徒——伯多祿和若望观察的結論：墓穴空了，耶穌的圣尸已不見了，但是看不出絲毫移尸的痕跡来。殮布头帕閒置兩旁，有力地說明，并未有过什么盜尸搶尸的暴行。惡人們在心慌意乱中捏造的謠言，不但起不了他們所期待的作用，反而成了耶穌复活的鉄証。

通 十 功 新 亡 者

龔	若	瑟	(46岁, 四川古松人)
曹	若	瑟	(58岁, 河北威县人)
王	伯多	祿	(71岁, 江苏青浦人)
錢	瑪利	亞	(55岁, 河北撫寧人)
于	保	祿	(62岁, 河南安陽人)
陳	伯多	祿	(59岁, 浙江鄞县人)

周 年

王	瑪	寶	賈	若	望
李	瑪	大肋納	李	若	瑟
虞	瑪	利亞	白	瑪	利亞
丁	達	陡			

請衆信友

爲彼祈求



捷克布日諾區斯威塔維城的聖母堂，建於13世紀，1781年毀於火災，又經重建起來。

(轉自1957年12月號“捷克生活”)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